

上于漪老师的课,不是在学习课文,而是在跟诸多高尚的人物谈话,是在文章的大千世界中翱翔,不知不觉间,思想、情操、意志、品格受到熏陶和感染。

师魂：岁月深处的烛光

——记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于漪

“请将你的脂膏，不息地流向人间，培育出慰藉的花儿，结成快乐的果子。”闻一多先生的《红烛》用来描述上海杨浦高中的语文特级教师于漪最合适不过。今年80岁高龄的于老师，如同一支红烛，58年如一日，燃烧自己，照亮学生的心灵，也点燃了一大批中青年教师的从教热情。

于老师的语文课有魔力，她的学生们都这样觉得：于老师的课，不是在学习课文，而是在跟诸多高尚的人物谈话，是在文章的大千世界中翱翔，不知不觉间，思想、情操、意志、品格受到熏陶和感染。

“学语文就是学做人，伴随语言文字读写听说训练渗透认知教育、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符号系统，而是一个民族认识世界、阐释世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她与深厚的民族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既是于漪几十年语文教学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在语文教学中体现素质教育的一种崭新理念。于老师常说，上课是教师“用生命在歌唱”，她执著地要求自己，教课一定要教到学生的心中，要把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语文学习成为学生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直至终身难忘。

从1951年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后走上三尺讲坛，几十年春风化雨，于漪教过不同时期的各种类型的学生，她的“育人”之心始终如

一。1975年，于漪带了全校一个最乱的年级，全年级11个班级，几乎班班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她相信，每个孩子都有向善、上进之心，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她利用各种机会给孩子们讲理想信念，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找同学一个个谈心，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到1977年，这个年级被评为上海市先进集体。其中有两个班的高考录取率达100%。

通过几十年来不懈努力，于漪成为语文教学改革的引领人。在她的教学生涯中开了近2000节公开课，凡是观摩过于老师上课的学生和同行，无不为其的教学艺术所吸引、所折服。近五十堂公开课已作为教师教学研究和培训的经典。在中国当代语文教育史上，于漪曾提出两次重要的语文教育改革思想：1978年提出的“教育人”观点，对当时的语文教育思想产生重要影响。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于漪又旗帜鲜明在她《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中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教学的基本特点”，在语文教育界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推动了语文教育界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新一轮讨论，并使这场讨论最终在“人文性”上达成共识，写入了教育部新颁发的全日制初中、高中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于漪不仅是学生的老师，还是众多年轻语文教师的老师，她认为学校的质量说到底就是教师的质量，

为了让青年教师尽快成长，于漪首创了教师与教师的师徒“带教”方法。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于漪共“带教”100多名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经她带教的青年教师，一个个都成了学校的教学骨干，涌现出了一批像程红兵、陈军、王静波、王缨、谭斌斌、朱震国等知名的教学能手。他们有的已被评为特级教师，有的多次在全国的教学大赛中获奖，有的已走上领导岗位，可谓“桃李满天下”。

如今，于漪老师早已退休了，但80岁高龄的她，仍然致力于教育事业。她担任上海市普教系统名师培养基地、德育实训基地主持人，她在全国及上海语文课程标准的制定、上海语文学科教材的审查、教师队伍特别是优秀青年教师的培养等方面做着大量具体而卓有成效的贡献。一颗心殷殷切切，孜孜不倦。

（人物简介：于漪，江苏镇江人。1929年2月生，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漪老师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1978年被评为首批语文特级教师。1985年起先后任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名誉校长，1997年7月至今任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长期担任全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委员等职。历任上海市第七、八、九届人大常委。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工作者等多种荣誉称号。首批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著述有《于漪文集》、《岁月如歌》、《于漪教育文丛》、《于漪新世纪教育论丛》等。）

摘自《光明日报》

酒后驾车 全球喊打

英国：初犯即吊销驾照一年 英国法律对酒后驾车管理得非常严格，初次酒后驾车，便会被吊销驾照一年。警察要求司机接受酒精测试，司机如果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检查的话，可被视作酒后驾车。

德国：严重者将被终身禁驾 在德国，若驾驶员在酒精检测中血液酒精浓度超过0.05，将被处以500欧元、扣4分并禁驾一至三个月的处罚。次数增加严重的，驾驶员将被

终身禁驾。而且一旦在德国禁驾，在欧洲其他国家同样不能开车。

日本：同乘者也会受罚 日本规定，严惩酒后驾车、酒后驾车恶性逃逸，以及隐瞒饮酒经历的驾驶员。另外，对于为饮酒驾驶员提供车辆的人、同乘者和供酒人都要处以相应的惩罚，要被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万日元罚款。

印度：紧盯娱乐场所 印度政府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出台了相关

法规：倘若司机体内酒精浓度超过0.03，就会被认定为初次犯罪。新德里高等法院还要求，设置警力专门检查从娱乐餐饮场所出来的驾驶员血液的酒精浓度。

美国：打击的不仅仅是酒后 美国法律规定，驾驶员如果受到酒后驾车的指控，轻则会被暂扣驾照和处以罚款，重则会被入狱和永久注销驾照。同时，电话引起的驾车分神正在美国掀起一场新的舆论风波。上个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法案要求各州严厉禁止开车编辑短信等行为。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

岛屿 作为一种生活想象

“作为一种财富的象征，私人所有的岛屿，甚至会取代游艇在今日的地位。”这是《财富》杂志在1930年创刊号上的预测。

在中国，这个预测的验证来得比较晚，比较曲折。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私人岛主”这一概念逐渐在我国出现，但更大程度上它只是媒体的封号。怎样成为“岛主”？他的实际权限有多大、任期有多长？这些问题因为政策和法律的不够完善，而长时间困扰着越来越多跃跃欲试的富豪们。除此以外，海岛土地性质的敏感性、开发的巨大难度、难以预测的经济投入，也使得这个领域的发展更加步履蹒跚。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破冰者。

1996年，中国第一代“私人岛主”产生，艺术家朱仁民低价获得“莲花岛”40年开发权。他的岛，与

艺术和公益的理想有关，尽管“十年抗战”，让他疲惫不堪。

台商陈明哲，也是海岛开发的先行者。早在1999年便开始了海南西岛的旅游开发，如今他的新项目，茂名的放鸡岛也逐渐浮出水面。他的岛，承载了海岛商业开发的想象。

杭州设计师陈耀光的岛，与隐逸和悠闲的渴望有关。在那样一个私人会所里，“没有商业符号，没有电话，没有汽车，没有玻璃幕墙”。

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岛，则是他经济思考的一个试验田。他每月只去一次，却有了杨梅岛主的称号。

他们以及更多的岛主，从不同维度与“岛屿”发生了连接，并构成了不同的“岛主”类型。

财富，总是有其外在象征的。在中国人的财富符号流动的进程

中，别墅、汽车，甚至摩托车、电视机、手表等实用商品都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现在，则让位于游轮、私人飞机、私人庄园、私人海岛等更属于生活想象范畴的东西。前者的出现，提示我们正朝现代化之路狂奔，而后者，指向对于自然的回归。在快速城市化、现代化的今天，寻觅一个“隐逸”的处所或者生活方式，成了人们内心的一个渴望。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这个海岸线绵长的古老国度正迎来新的休闲旅游时代，标志之一便是走向海洋。在政府开发的模式下，海南岛已先行一步，三亚2008年一年的旅游收入便超过91亿元。但在“私人岛主开发”这样还模糊不清的领域行进，你可能获得未知的喜悦，也可能尝到苦果。

社会转型的焦虑感，让人想逃走。但在一个转型期的国家，哪里更有理性的生活理念、成熟的法律以及稳健的社会心态去支撑真正的“隐逸”生活呢。岛屿，也许只是一种生活想象。

摘自《人物周刊》

比尔·盖茨带的是哪把钥匙

2001年5月，美国内华达州的麦迪逊中学在入学考试时出了这么一个题目：比尔·盖茨的办公桌有五只带锁的抽屉，分别贴着财富、兴趣、幸福、荣誉、成功五个标签，盖茨总是只带一把钥匙，而把其他的四把锁在抽屉里，请问盖茨带的是哪一把钥匙？其他的四把锁在哪一只或哪几只抽屉里？

一位刚移民美国的中国学生，恰巧赶上这场考试，看到这个题

后，一下慌了手脚，因为他不知道它到底是一道语文题还是一道数学题。考试结束后，他去问他的担保人——该校的一名理事。理事告诉他，那是一道智能测试题，内容不在书本上，也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可根据自己的理解自由地回答，但是老师有权根据他的观点给一个分数。

中国学生在这道9分的题上得了5分。老师认为，他没答一个

字，至少说明他是诚实的，凭这一点应该给一半以上的分数。让他不能理解的是，他的同桌回答了这个问题，却仅得了1分。同桌的答案是，盖茨带的是财富抽屉上的钥匙，其他的钥匙都锁在这只抽屉里。

后来，他的这位美国同桌写信去向比尔·盖茨请教答案。比尔·盖茨在回信中写了这么一句话：在你最感兴趣的事物上，隐藏着你人生的秘密。

摘自《成功文摘》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 zzwzbwh1616@sina.com

张艺谋和他的洋亲家：不打不相识

不希望有这样的洋亲家

2003年9月，张艺谋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看望女儿张末。父女俩在校园的林荫小路上散步，张末突然说：“爸，我交了一个美国男友，他对我很好，我也很喜欢他。”

当天晚上，张末就带男友拉尼·托维拜见了父亲。托维告诉张艺谋，他的父亲名叫艾尔蒙·托维，现在纽约从事影视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张艺谋愣了一下。

托维离开后，张艺谋板着脸对女儿说：“我不赞成你和托维继续交往。因为我对我父亲很反感；不希望有这样的洋亲家！”他告诉女儿，1991年和1993年他执导的电影《菊豆》与《大红灯笼高高挂》分别获得了评委和发行商的高度评价，只有艾尔蒙讲了很多这两部影片的坏话。

1998年，在法国电影节上，担任评委的张艺谋再次与艾尔蒙邂逅。这个美国男人又再次大说特说中国电影要赶超好莱坞至少需要50年。张艺谋听了，心里感觉十分不爽。

次日，张艺谋酒店房间的门铃响了，来人竟然是艾尔蒙。他张开双臂拥抱着张艺谋：“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更没想到我们会成为亲家！这真是太神奇了！”

张艺谋皱着眉头说：“我女儿很单纯，我觉得她现在应该以学业为重，谈恋爱有些不合时宜。”艾尔蒙道：“你不同意你女儿和我儿子的交往，就是因为我们在艺术上有分歧？恋爱是孩子的事，我们做父母的不

应该干涉！”说着，他还拿出一个高档电动剃须刀，送给张艺谋。作为回馈，没有任何准备的张艺谋便将将自己随身携带的一只印有影片《英雄》人物造型的保温杯送给了艾尔蒙。但他哪里知道，在美国，送带有宣传标志的礼品，会让人误以为你是随时随地做广告。艾尔蒙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张艺谋还以为他是嫌弃这个礼物过于便宜了，脸上也有些挂不住。

2004年6月，艾尔蒙来北京出差，约张艺谋晚7点在凯宾斯基酒店吃饭。但张艺谋却推说有事，迟迟没有过去。晚上9点半，他又接到了艾尔蒙的电话，只好开车赶了过去。看到张艺谋，艾尔蒙如释重负：“我都饿得肚皮贴脊梁骨了。”说完，他就自顾自地狼吞虎咽起来。他的憨厚与真诚令张艺谋颇为感动，对他的成见无形中淡去了不少。

家长不该掺和进来

2005年12月初，张末和托维举行了婚礼。艾尔蒙将仪式操办得典雅而隆重，张艺谋非常满意。

女儿是张艺谋最牵挂的人，他一有空就会飞到美国与女儿团聚。每次张艺谋来，艾尔蒙就会放下手头的工作全程陪同。张末虽已到美国多年，但她的生活方式还是很中国。比如很多中国家庭丈夫都会把自己的工资和奖金全部交给妻子管理，而托维却要求与她实行AA制，谁挣的钱归谁保管，夫妻俩为此没少拌嘴。

婚姻生活的不如意，让张末非常

难过。2006年11月，她忍不住在电话中向父亲哭诉：“爸，我真后悔跟美国佬结婚，他一点都不尊重我！”

张艺谋则在电话里把托维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你当初是怎么向我保证的？你是个男人，怎能如此小肚鸡肠？”

两天后，艾尔蒙来看望女儿，这才知道儿子受了妻子和岳父的气。他拨通了张艺谋的电话：“我们西方人尊重人权。谁都无权干涉别人的生活，哪怕是夫妻、父子。你一味偏袒自己的孩子，只能使他们的矛盾升级。”张艺谋则生气地说：“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教育教育你儿子……”后来，艾尔蒙再来北京出差，没有告诉张艺谋。

2007年4月，美国西海岸遭遇飓风袭击，洛杉矶一片汪洋。那天傍晚，托维正好在父母家吃饭，张末则一个人留在了家里。托维拨打家里的电话，没有人接。艾尔蒙果断地对儿子说：“张末有危险，我们要赶快去将她救出来！”当他们趟着齐腰深的水赶到托维和张末家时，家里已经进水了，张末正躲在楼上，吓得发抖。托维和艾尔蒙轮流背着张末，将她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张末毫发无损，艾尔蒙的大腿却被水上漂浮的硬物撞得鲜血直流。

当张艺谋得知艾尔蒙和托维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女儿时，他被深深地震撼了。这年端午节，张艺谋又去美国看望女儿，他真诚地向艾尔蒙说道：“对不起，在孩子们闹矛盾的问题上，我处理欠妥，请原谅。”艾尔蒙非常感动，这对异国亲家终于冰释前嫌了。

摘自《人物周刊》

字的结尾。故事最后，一百多位主角都到了少林寺排英雄座次，结果被小人物暗算。所有人都被埋在少林寺的地雷炸死了，一个不剩。从此，武林重又归于平静……

这个结局让古龙十分生气，很快林清玄就遭了“报复”。古龙的小说中出现了一个人物，名叫“清玄道长”。可这个道长一肚子坏水，从小就无恶不作，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这还不算，道长最后还被砍了头，首级悬挂在武当山上，惨到极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要去得罪作家，不然你就完蛋了。”林清玄如此感叹。

摘自《可乐》

古龙笔伐林清玄

台湾作家林清玄和古龙是好友。可在古龙的小说里，林清玄却被“恶搞”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最后还被悬首武当山。林清玄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林清玄曾经在报社任编辑，约了古龙的稿子。当时，台湾的报纸一般按行数来计稿酬。古龙很精怪，写东西常常是一个字一行，“十八个大汉跳下墙，咚，咚，咚，咚……”一连写上十几个“咚”，而且每个字一行，能多挣不少钱。

一次，报社连载古龙的小说。本来说好一年结束，可古龙一写就刹不住车了，连载八百多天还没结束。林清玄实在忍不住了，打电话给古龙：“你这小说赶紧结束吧！”

“没办法，我小说里一百多位主角，个个都有生命，我没办法控制他们的生命。”古龙的回复让林清玄哭笑不得。

林清玄说：“这样，你没办法，那我帮你结束吧。”

林清玄提笔给小说写了四百多

普京为何写专栏

叶匡敏

俄罗斯总理普京近日为《俄罗斯先锋》撰写了专栏文章，他的处女作名为《解雇一个人为什么那么难》，据说是杂志总编的命题作文。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今天，裁员问题不可避免，这无疑是一个普遍性的话题。话题虽然平民化，但一经普京之手，似乎就有了深意。普京在文中写道：“越是大型的组织争斗越激烈。每时每刻都会有冲突产生。这些矛盾都是源于人们互相追逐各自的利益。”普京承认在他任职总统的8年中，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斗争也很激烈，也顺便表示了自己任在俄罗斯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普京写专栏并不让人吃惊，因为近年来他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展示自己在文艺与体育方面的才华。从打猎、钓鱼、骑马，到他的柔道黑带段位，以及虎口救险，去年还布了他的一幅油画作品，均引起各国媒体的关注。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似乎也是俄罗斯男性时尚潮流的引领者。给各国公众的印象是他既有艺术化的政治谋略，也有政治性的艺术灵感。让人们

常常想起那首在俄罗斯流行的歌《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一个像普京强而有力的人，一个像普京不酗酒的人，一个像普京不会舍我而去的人。”无怪乎他会成为俄罗斯姑娘心中的偶像。

不过普京此举，倒让人联想起政治家与文化的关系。一个政治家能在打理政务之余，从事一些与写作或艺术相关的事，不仅能使一个政治家的形象不那么刻板，也能让民众对文化多一些尊重。中国古代就有这个传统，三国时代的曹操、曹丕、曹植所开创的建安文学，就引领过一个时代的文风，诗、赋、文方面均有突破，让当年已趋衰微的文学焕发了生机。唐宋八大家中的多位大家，也是当年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就是到了近代，孙中山、陈独秀也都能写得一手好文章。西方政治家家中，也不乏这样的角色，英国首相丘吉尔还凭其《二战回忆录》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不过政治家摆弄文化，也担心两种情形。一种是并不理解文化理想与人文精神，只是一味地附庸风

雅，显得多才多艺，虽换来一片虚假的叫好声，其实不过是一种假象。这方面做得最离谱的，要算前苏联的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他喜欢对别人说自己的故事，说得很诙谐，于是有人建议他写小说。果然他不负众望，《皇荒地》、《小地》等小说陆续问世。不过此事却让勃氏声名狼藉，最终有人爆料，这些只不过是枪手的代劳。历史终究真相大白的一天，一旦暴露是个水货或赝品，反而毁了一个政治家的名声。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把文化当作谋取政治权力的一种手段。文化和政治总有点亲戚关系，尤其是在非常时期，文化对公众的煽动性要远远超过政治。借文化来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也是一些政治家热衷的手段。

普京能写专栏文章，还是值得政治家们思考一下的。这至少显示了政治家与公众平等对话的意愿，比起清一色的公文报告来，肯定会让公众少一些对最高权力的畏惧。这种带有个性的沟通方式，只要是对自己真实内心思想的表达，无疑会拉近政治家与公众的距离。比起等级森严、高高在上的权力秩序来说，这种政治家的“小动作”也会使政治生态显出一些人性化的色彩。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李肇星外交不示弱

前外交部长李肇星，1995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时，一次与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奥尔布赖特闲谈，奥尔布赖特不怀好意地问李肇星：“中国代表团在谈到外交宗旨时，总爱说一句话：‘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但究竟是什么立场？请您以最少的话解释一下。”

李肇星并没有立即回答奥尔布赖特，而是反过要求奥尔布赖特也以最少的话讲述美国的外交宗旨。奥尔布赖特傲慢地说：“美国的外交宗旨只有两个词，‘领导’和‘伙伴’！”

李肇星也不含糊，当即对奥尔布赖特说：“世界各国都是平等的，在国际上没有领导；中国愿意和各国平等相处，所以，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是两个词：‘和平’和‘独立’！”

奥尔布赖特脸一阵红，一阵白，打着哈哈转移了话题。

1999年，李肇星任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当年，美国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并用战机炸毁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致三名中国同胞遇难。而美国政府则坚持说是误炸，后在中国政府强硬的态度下做了妥协。一天，总统府给中国大使馆打来电话，要求李肇星去一趟，李肇星当时就已经想到了应该是为炸毁大使馆一事道歉，于是只带了一张白纸和一支笔，去了美国总统府。

与李肇星会面的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克林顿对李肇星说：“我衷心向遇难的三位中国公民的家属、父母及亲人表示道歉，并希望您转达。”

李肇星当即回应道：“我会转达

的。但三名无辜死亡的中国公民，不只是他们父母的亲人，也是中国人民的亲人。所以，总统先生更要向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道歉！”

克林顿也表示同意向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道歉。但李肇星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中国人特别重视白纸黑字，所以请总统先生将道歉写下来。”说着，就将随身带去的白纸和笔交给克林顿。

克林顿犹豫了一会，向李肇星提出，千万不要将此事公开出去。当得到李肇星的承诺后，克林顿在那张白纸上写下了道歉词。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克林顿写道歉词的事，美国一家小报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被得到，该报刊登文章大肆揶揄克林顿在李肇星面前写道歉词，并配发了大幅照片。

李肇星说：“可以肯定，此消息真的不是我泄露出去的，外交工作的纪律也不允许我那样。”

摘自《才智》